

●当代军人文库●

女兵的心

詹扬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女 兵 的 心

——献给小泥河畔的姑娘们

詹 扬 著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90年·沈阳

女 兵 的 心

Nübing De Xin

詹扬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40,000 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张: 6 $\frac{1}{4}$

印数: 1—6,500

1990年2月第1版

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可可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封面设计: 刘冰宇

责任校对: 穆青

ISBN 7-205-01217-1/I·96

定 价: 2.80元

当代军人文库编委会

陈志强	李长工	袁闾琨
王大路	张植信	王长林
王守琰		

当代军人文库

出版前言

现在，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。

中国军队的现代化，虽已展翅腾飞，但仍然没有离开初级阶段。

初级阶段的军队建设具有初级阶段的建设特色，它更需要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，更需要科学知识，更需要及时而有效地总结经验，也更需要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。如果说，以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为代表的一代军事巨人，缔造了一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，并指挥其南征北战，打出了一个新中国；那么目前，造就一代新的军事英才——既能赢得未来的战争，又能在和平环境下与人民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军事英才，就成为现阶段军队建设的重要课题。

军事领域是最敏感于先进科学技术的领域。在这里，它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；而一些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方法，也常常是最先诞生或最得力地推行于军队之中，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。因此，毫无疑问，未来的军事领域，必将是知识和智能最密集的区域；未来的军队，也将是社会精英荟萃的武装集团。历史与未来都提示我们，没有现代化的新人，没有现代化的科学知识的武装，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军队。鉴于此，以用最新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熔铸当代军人为目标的大型“当代军人文库”出版了，这是我国军队现代

化建设的一件大事。

“当代军人文库”的编辑宗旨是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，面向人民解放军现代化，为献身于国防现代化的当代军人提供精神食粮，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知识储备。

“当代军人文库”从纵向上分为高、中、初三个层次。既有普及性的通俗读物，也有艰深的学术专著；既有当代军人必备的权威手册，也有富于探索性的新作；既有供军人消遣娱乐之书，也有开创军事思维新大陆的精品。

“当代军人文库”还力求从横向上囊括当代军人所必备的各种知识。譬如：军事理论，军人管理，军人修养，军事后勤，军事技术，军事文学，文化教育，文体生活……凡是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的各种知识，都要择其精要，加以介绍。因此，“当代军人文库”又可称为“当代军人的小图书室”。

“当代军人文库”表达形式也是多样化的。短小精悍，简练明快，不拘一格，让人易读、爱读，将成为它的基本特点。同时，它的出版还是系列化的，分批推出。尽管每批各本书之间没有一定联系，但从总体上看，从长远看，它们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。

出版“当代军人文库”这样的大型系列丛书，在国内还是首次。所以会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，许多经验需要探索。但步子已经迈出，现实又有力地推动它前行。我们相信，有军内外文人学者的通力合作，有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大力支持，它一定会不负众望，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。

序

一个军人，女军人，衔至上校，多年从事的工作，和写作了无联系，在她40几岁人生开始的时候，竟参加了“当代军人文库”的编写活动，而且出手不凡地写出了这部《女兵的心》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所以，才有许多认识和不认识这位女上校——詹扬的朋友们，为她高兴、为她祝福。

写作是一件艰苦的劳动，对那些不想玩文学、玩人生的人来讲，尤其艰苦。这个“尤其艰苦”，放在女性的肩头，就成了“更尤其艰苦”。你得守住未获成功前那漫漫无边的寂寞，在黑夜里就着寥寥的灯光，填满面前那一望无际的方格子；你得买菜烧饭，养育子女，协调人际关系，放下湿漉漉的抹布，然后拿起那支笔。所以，好多女性在她们年轻时，容易迷恋文学，在她们为人妻母后，不少人会被生活的担子压跑一些对文学的热情。文学和爱它的女性，在悠远的人生路上，其实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杀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，詹扬该算是一个胜利者。她从小喜欢文学，后来专攻英文，四年学下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了。十年磨剑，詹扬做生活的有心人，生活着也思考着生活，所以她第一部作品，就写了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——“文革”时的下放锻炼，写出一群活生生的女兵。这些，催熟了她的

的《女兵的心》。

这部军事纪实作品，读来让人体味到单纯、明净，没有很复杂的情节，没有很宽很阔的视野，它以一个女孩子的眼睛，看了“文革”十年中国人民生活的一个小角落。场面不恢宏，但却细腻、准确。看了本书，人们才知道，原来，在20世纪60年代，曾有那么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兵，这样生活过、哭过、笑过。

我并不是说，詹扬已经写得很好了，这部《女兵的心》，一方面让人们看到她的勤奋和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创作才华，一方面也暴露出她的一些缺点和不足，诸如挖掘生活还不够深，语言文字还有待于进一步锤炼，等等。写作是件艰苦的事情，山很难攀，登起来也很苦。到达顶峰也更其困难。詹扬同志已经在登这座山了，相信她会刻苦努力，达到自己创作的顶峰的。

从这部《女兵的心》中，我可以得出这个结论。我期待她有新的、更好的作品问世。

魏巍

1989年夏

(一)

夜幕还未在小泥河军营拉开，室外却早已空空荡荡。天气骤寒，北风凛冽，把快要融化的三月雪花加上这里盛产的沙子吹得漫天飞舞。

一阵嬉笑声从女宿舍传出。女兵们坐在大通铺上，有的闲聊着天，有的用背包当桌子，伏在上面写日记，有几个开展“线路斗争”活动——织毛衣，缝缝补补。大家边干着“私活儿”，边欣赏着王彤彤的精彩表演。王彤彤是个上海姑娘，生性活泼。她1.50米个儿，体重却达130斤，几乎没有腰身，白皙的圆脸上嵌着一对又大又圆的眼睛，圆圆的小嘴巴上面长了一个圆头鼻子，就连架在鼻梁两侧的眼镜片也是圆形的。她的圆滚滚的屁股，圆鼓鼓的前胸、胖乎乎的小手、小脚……真成了一个可爱的“小圆球”。

这当儿，圆球正在表情生动地背诵着那段在六连极为流行的，由战士自创的“小泥河好新鲜”的顺口溜：

“小泥河好新鲜，
石头多得造个山；
石头用来垒‘卧室，’
石头拿来垫猪圈。

小泥河好新鲜，

风沙漫天刺骨寒；
大伙喝着混沌汤，
你我吃着沙加饭。

小泥河好新鲜，
县城离我百里远；
不用骑驴不乘车，
又省劲来又省钱。

小泥河好新鲜，
三天两头没有电；
突出政治只靠嘴，
学习毛著不用眼……”

数到这儿，王彤彤的那个一忽儿嘍起，一忽儿咧开的小嘴巴突然停住，她用一种狡黠的眼光，环视了一下大伙儿，她先朝罗向东挤了挤眼儿，然后对姑娘们说：“还有一段呐，我要继续数了，啊？”那口气显然是在征求意见。

“数吧！圆球！有啥新玩艺儿都端出来吧！”爽快的洪红抢先一句。

“下段才够味呐！不过，我要首先声明，这是宋小乐的‘杰作’。”张瑞清亮的声音。

“好！”彤彤推了推眼镜，又开始了：

“小泥河好新鲜，
来了一个‘娘们儿班’；
高矮胖瘦挺齐全……”

小圆球眉飞色舞，连脸蛋上的肉都在颤抖着。

“和尚庙里光彩添”。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“嘻嘻！嘻嘻！”姑娘们被小圆球的滑稽表演逗得笑弯了腰。我也跟大伙一样，乐个不停，连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“你他妈这浑球儿！”罗向东的声音，“真没有脑子！什么高矮胖瘦，什么娘们儿班！这是该你骂的？给人家当传话筒，长那帮坏小子的志气？看我把你这个又矮又胖的家伙给变个样儿，嗯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，“变成一块又宽又扁的……火烧！”说着，她光着一双大脚噌地跳下炕来，一个箭步冲到彤彤身边，上去就把她的胳膊扭住……

向东自然明白那些词儿所指的就是自己，她1.70米的个儿头，不足100斤的体重不是明摆着的？她面孔不白，鼻子周围还长了不少雀斑。此刻，她瞪着离得远远的那对小眼睛，张着喘着粗气的嘴巴，露出一口长得较大却很白的牙齿。

彤彤“光棍不吃眼前亏”，她自知不是向东的对手，就一骨碌坐在地上，求饶道：“我再也不数了，我的好大姐，嗯……你——，你将来的对象包在我头上，行了吧？”

“得啦！得啦！向东，饶了她吧！”

“艺术享受嘛！管它呢！反正也没人听那些男孩子们瞎编乱造的词儿！”

“行啦，大罗！还那么认真啊？”

“彤彤可是为大伙着想啊！——找个茬儿乐乐呗！”大伙儿都帮着彤彤。

“是啊，大罗！”一贯不轻易表态的李春英大姐发话了，“快别这样了，放开彤彤，啊？”她说从炕上下来，扔下补了一半的棉线袜子，劝阻道。“扑哧！”向东刚才还怒气冲冲的脸，顷刻间便绽出了笑容，“得，看在副班长份上。”她松了手。

我知道她俩是一对彼此分不开的“难姐难妹”。其实，向东只比彤彤大几个月。她留了一个革命的“小子头”，简直短极了。她长得又细又长，扁平的胸，溜肩膀，有点驼背，走路来一晃一摆的，从她身后看，真分不出是男还是女。她性情耿直，办事干脆，说起话来，“突突，突突”象机关枪。连里战士背地里叫她“假小子”，当面叫她“大镗”。

大镗！大镗！敲起来又响又脆。这跟向东的性格简直太接近了，想当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她就头一个把带有女性温柔的名字“罗珊珊”给敲掉了，换成了“罗向东”这个彻头彻尾的，响当当的革命代号。

“喂，圆球！既然我是大罗，你得叫我大姐，这不过分吧？”有一次向东当众跟彤彤说，她特别强调了“大”字。

“那有啥，你对咱好，叫啥都行。彤彤竟放声大喊了起来，“罗——大——姐”。

“行，球妹，够痛快的！咱俩算成了‘对子’了。谁稀罕跟那些秃小子‘一帮一，一对红’！”向东拍着彤彤的肩膀说。从此，她们便姐妹相称，形影不离。

这一对姐妹，一个高，一个矮，一个瘦，一个胖。她俩一唱一合，配合得很默契，相处得很和睦。作为女兵班班长的我，在“一帮一，一对红”活动开展配对子时，干脆就把她俩配在了一起。她俩现在已是闻名于小泥河军营的《唐·

吉柯德》中的那对“活宝”了。

正当大家嬉笑打闹时，集合的哨音响了起来。姑娘们放下手中的活儿，迅速跑到学习室集合。

广播里播出的是姚文元的一篇文章，播音员声音激昂，可我却越听越糊涂，坐在小马扎上，脑子乱哄哄的。听完广播后，指导员和连长又作了许多有关学习中央文件的指示，我一点也听不进去，混乱的思绪被推回到两周前……

那时，我们刚从各部队院校毕业分配到这个大军区。大家有学测绘的，有学通信的，有学外语的，有学防化的……但不管你是学什么的，一声令下，一共9人就统统被送到这个塞外防化连队当兵锻炼。我羡慕男同学们开到越南前线“援越抗美”的光荣；鄙视外军区的女同学们到农场喂猪，到医院当护理兵；庆幸我们来到一个正规防化连队，当真正的防化兵；更为将能够躲开因为武斗闹得乱七八糟的学院，而感到庆幸。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，来到连队后的第一感觉，这里并非世外桃源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气氛有增无减，营区到处都是标语、口号、语录操。

到六连后，我这个历来听话，不断“紧跟”的兵，唯一的女党员，自然被指定为女兵班的班长，李春英是副班长。前几天，指导员金山把我俩找去分析班里的形势。大伙一致认为我们女兵班通过半月的锻炼，已取得可喜的成绩。我们与战士们的差距越来越小。全连上下反映不错。

李拥军、冯兰是防化学院的毕业生，到了六连这个“洗消连”，正好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，她们对洗消、喷火、化验等防化专业技术说起来头头是道，操作起来动作准确、熟练、迅速。

罗向东和洪红是学外语的。尤其是大罗说起英语嘀哩嘟

噜地，把小战士们唬得一愣二愣，连部文书章明对大罗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；逢人便说：“人家大罗讲的那英国话，盖了帽了！哪象从前团里派来的王参谋讲的英语。他那英语纯粹是用中国话编造的骗人货。”没过两天，章明就正式拜向东为师了。

李春英，这个测绘学院的高材生，写得一手漂亮字。她给营里画过演习路线图；经常帮助连里、排里出黑板报。她还曾被团部作训股借去画了三天“保密图”，这趟公差使连队对她刮目相看。

提起李春英这个女兵，她早已是小泥河军营最惹人瞩目的女性。她的性格和为人是极好的。她那细长的两道弯眉下是两个大眼睛。脸蛋永远红润得象熟透了的苹果似的，一笑有两个深深的酒窝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齿。她的嘴呐，是那样好看，给人以总是微笑的感觉，按照洪红的评价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“笑嘴”。别看她的额头稍显大了些，但她非常巧妙地用刘海儿遮住了它。她长得高，但不象向东那样细高而又弯的“大虾米”样儿；虽然她长得丰满，但也不象彤彤那样壮得成了圆球。她前挺的乳峰，丰腴的臀部，还有那长而直的双腿显出了运动员的美。二排长李贵顺说春英的身条象那个电影明星秦怡，模样长得象电影《战火中的青春》中的“高山”。我们多数大点儿的，对电影较熟悉的女兵们知道，那个演“高山”的演员名叫王苏娅。据说连赵森连长私下和人说春英是个“山东美妞儿”，但当众他对春英的评价是“革命时代健美的典型”。大伙都认为“健美”这词儿用在她身上再恰当不过了。人们都夸赵连长，“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总结能力强，鉴赏能力也不低！”

李春英生长在农村，可是一点也不“土气”。她性格内

向、温存。干活麻利，肯卖力气。她在我们当中可算得上是个才貌双全，讨人喜爱的女孩子。

此外还有彤彤、黄小玲、张瑞……我们9个女兵性格各不相同，来自四方，我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斗着……

“谢谢妈！”赵森连长一声大吼把我从回忆中惊醒。大概是指导员、连长的指示作完了吧？赵连长喊了那句话之后，大家紧接着唱了起来：“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雄赳赳……”

一曲刚完，赵连长起身，不满地拉大嗓门：“再来一个，刚才一排有几个人没开口唱，我可看到了。女兵班没声音。这是对待革命样板戏的态度问题，这以后再说。”“好！听着！”“老——乡——”，紧接着，大家齐唱：“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……”

“真他妈来神儿！都几点了？唱个娘的没完没了！”这是我背后的宋小乐。骂声虽轻，我听得真切。我不由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若无其事地眨了眨眼睛，我再看看表已经10点半了。

我何尝不心烦？这篇重要文章中，有些新鲜提法是那样使人难以理解。尽管赵连长在队前绘声绘色地带头唱着样板戏，可我心乱如麻。

(二)

宁静的小泥河掀起了难以预料的波澜。女兵班失去了往日的欢乐。

起初，并没有人把我们女兵和那篇文章的精神挂钩，但慢慢地，也不清楚是谁，在什么场合，为了什么目的，怎么

引起的，终于把“臭老九”的帽子“赐”给了我们女兵班的同志们。

“我们算什么臭老九？红领章、红帽徽都已戴了六七年了，我们又不是地方大学生！”

“既然是解放军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，就不能排进臭老九的行列里啊！”

“是啊！我就不承认我是臭老九，谁承认，谁当去！”向东气愤地说。

“问题是在当前形势下，不在于你承认或不承认，说给你‘定性’了，想躲都躲不掉！”

“谁给咱定性了？中央？”

“重要文章上不是说了吗？上过大学的都算在内。”

“我就纳闷儿，什么越学越反动、越学越笨、大学生不如小学生……这，这些理论也能站住脚？！”

“你们说英文字母上标没标‘革命’还是‘反革命’的字样？科学知识是中性的，根本没有什么好坏之分。”

“我看，咱们不能算什么‘老九’‘老十’的！可谁能去说服那帮连队战士？要不咱们去搞辩论？”

“连队哪能搞四大？等等看吧！唉！‘老九’，‘老九’，还加上个‘臭’字！”

……说什么的都有。女兵班已有整整两天不平静了。一些对外不敢说的话，大伙只得回到宿舍来发泄。

我本来就理不出个头绪来，如乱麻的心变得沉重了。同时，我发现李春英也同我一样，说话虽比别人少，但她沉思的眼睛告诉我，她的心也在翻腾。

几天后的一次连点名时，赵连长说，在我们连里有人把下连锻炼的女兵也叫“臭老九”。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。

“首长的文章说得很清楚嘛！教育的讲台一直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着，教育的大权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。整整15年之久了！我国的教育路线基本是资产阶级的。按照首长教导的来‘论理’，咱们连里的这些女兵们一个个都几乎上了近20年的学，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熏陶，接受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教育，那么，她们不是“老九”还能是老几？既然是老九嘛，当然就香不了……。”连长那薄薄的嘴唇喋喋不休地翻来覆去地讲着，“论理”着。他边“论理”边用舌头舔着嘴唇，边用手慢条斯理地抚平着他的大背头。

提起赵连长，我们初次接触的印象还不错。他面容清癯、身姿矫健、文质彬彬、礼貌待人。他说起话来，侃侃而谈、口若悬河。每当他同别人说话时总是闪动着热情的目光盯住对方，使人感到他的平易近人。他那端正的五官和匀称的身材给人以风度翩翩的印象。他理论水平不低，不愧是从大首长身边调来的。他资历长，见识广，从连队到机关，又到基层；从空军到陆军；当过参谋、干事、管理员；从北到南，从南到北；见过不少大首长，参加过宴会，和首长碰过杯，一起合过影。听说他连天安门城楼都登过，中南海、钓鱼台也都出入过。六连的排长和不少战士对他羡慕至极。这可是个人们认为红得发紫的神秘人物。听说团里作训股刘股长都常来向赵森连长请示汇报工作。

“我原叫赵得福。后来，为了适应革命需要，我把我爷爷给起的名字都改了。得福，得福，总不能只有我们赵家的才该得福，要为人民大众谋福嘛！”这话说得既风趣又恳切。“我本来也曾找过一个对象，但因为她是出身富农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，我毅然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，同她一刀两断了。”